

雲莊四六餘話



雲莊四六餘話

楊 因 道 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雲莊四六餘話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楊 困 道 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雲莊四六餘話

宋 楊困道深仲撰

范石湖帥蜀。上巳日大燕。樂語僚佐撰呈。皆不愜意。有石其姓者一聯云。三月三日。豈無長安之麗人。一詠一觴。載講山陰之禊事。語出天成。公心肯之。或謂趙衛公雄爲帥時。命僚屬撰樂語。有此一聯。其人姓楊。

國初二浙州郡士子應舉者絕少。括蒼大比。今幾萬人。當時終場僅六人。以三人預計偕。有謝啓曰。類嬰圍之觀人。去者半。留者半。如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語雖類俳。而用事精切。六人之中。亦不可謂無人也。

國朝詞科以露布命題。凡四。李正民唐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破吐谷渾露布曰。夏禹徂征。以討有苗之弗率。周王薄伐。乃聞玁狁之于襄。烏犂鼠竄。方假息以偷生。羊狼狼貪。終投誠而請命。○薛嘉言曰。樓蘭盜取節印。終嬰北闕之誅。匈奴困辱使人。旋正橐街之戮。遠犂突厥之庭。戎荒屏跡。其上可汗之號。異域歸心。龍駒千里。越流沙青海而來。鳳歷萬年。頌正朔白蘭之外。○秦檜唐擒頡利露布曰。商邦嘉靖。乃伐鬼方。於三年。周室中興。亦飭戎車。於六月。整王旅之雲屯。依天聲而電擊。氣調時豫。豈容微褻之弗除。地闢天開。奚有纖埃之未掃。○呂成公晉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破苻堅露布曰。衆勝天而定勝人。終歸助順。

直爲壯而曲爲老。烏可恃強。牧野若林之旅。罔敵有周。昆陽曄雲之鋒。亦殲於漢。顛躓窮途。過項籍烏江之窘。零丁匹馬。猶本初官渡之歸。○王壁唐天下兵馬。元帥克復京城。露布曰。櫛負歡呼。喜漢儀之復見。壺漿迎勞。知商德之來蘇。○石延慶曰。士氣益振。爭鼓勇以猋馳。天聲亟張。咸望風而靡駭。亦眉已破。遠踰漢光再造之勳。淮夷來鋪。願紀周后中興之雅。

莫冲詞科代守臣進賀靈鳳瑞麥芝草圖表云。載飛載集。珍禽標五采之奇。實方實苞。嘉種合兩歧之穎。兼致煌煌之秀。於昭赫赫之符。品物亨而性類修。已悉陶於風化。五穀熟而草木茂。爰並見於坤珍。○葉謙亨曰。備五采而盈萬數。同孝宣紀歲之休。導六穗而歌九莖。小司馬奏篇之旨。○王端朝代守臣賀慶雲瑞粟野蠶成繭表曰。甄陶洪化。適當千歲之期。蟠際至和。參著兩儀之瑞。治尊涿野。彩絢芳葩。慶溢閩山。秀充嘉穗。至若綠蠶之異。灼於黃運之隆。顧百世相望。已謂罕逢。而創見則一時並集。未聞紛至而還來。天不愛道。咸覩昭回。壤有呈祥。增光種績。○莫濟曰。聖賢相逢。默運精神之妙。天地並況。允臻形氣之和。非霧非煙。爛光華而在上。爲衣爲食。均動植以效珍。浮空抱日。而昭示天休。垂穎吐絲。而成非人力。○秦檜代宰臣賀日有五色雲表曰。君德無私。明有同於日照。臣忠匪懈。勢有類於雲從。帝表常瞻。固已傾心於就望。官名久正。毋庸紀號於青黃。○滕康代宰臣賀野蠶成繭表曰。被阜以生。驗漢庭之熙洽。食櫛而化。彰唐室之隆平。終或類於八綿。初不資於三灑。五泰示占。豈俟絲人之獻。三靈錫福。無慚織室之供。○盧益曰。成匪婦功。不假柔桑之育。化由天造。奚煩燠室之居。○李熙靖曰。垂衣而治。播品彙以咸和。曳

緒之餘。布郊原而薦祉。○謝黻代宰臣賀老人星見表曰。超貫珠連璧之輝。軌出丙入丁之度。若乃臺階爲太平之符。景星出有道之世。熒惑退而增算。東井聚而創圖。方之有開必先。未可同日而語。比多借用。其它星事。視華陽賀表。益見作者不同。

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父德林嘗與其友陸父馬元熙宴集。讀徐陵文曰。旣取成周之禾。將刈琅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邠人藉稻。杜預注曰。邠國在琅琊開陽。父等大驚異之。

（原闕二十二行每行十九字）

崇寧元年入黨籍。至四年立姦黨碑時。出籍久矣。一子得致仕恩。僅監竹木務而卒。子發爲請于朝。復得一子官。其奏牘云。名在黨籍。是也。景思紀當時所見。偶爾差舛。恐誤作史者采取。故爲是正。

前人記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爲的對。紹興中。馮侍郎楫。羅侍御汝楫。在朝。或戲爲語云。侍郎侍御。楫汝楫。無能對者。時范檢正同。陳檢詳正同。俱爲二府掾屬。徐敦濟續云。檢正檢詳同正同。時以爲天生此對。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牕賦云。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歟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云。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儻許。疑函谷之丸封。夢溪筆談

元祐四年。上再享明堂。三省以章獻故事。將俟禮畢。百官班賀於會慶殿。太皇太后宣諭。何敢當先后之禮。祀事旣成。皇帝賀於禁中。百官皆賀內東門足矣。轍時在翰林。至都堂宣旨。撰詔有云。吾自臨決萬機。

日懷祗畏。豈以菲涼之德。自比章獻之明。矧復皇帝致賀於禁中。羣臣奉表於闈左。禮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舊儀。吾不敢受。將來明堂禮畢。更不受賀。百官並內東門拜表。龍川略志

陳恭公執中。素不樂歐陽公。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歐公還朝爲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美辭。至云。杜門卻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鄭戢知開封府。又知杭州。及知長安。謝表曰。聽嚴城之更鼓。未卜何辰。植勁柏於雪霜。更觀晚節。上曰。戢器識英豪。朕欲用爲宰相。故詳試於外也。

曾魯公長於四六。雖造次簡牘。亦屬對親切。曾公布爲三司使。被黜。公有簡別之曰。塞翁失馬。今未足悲。楚相斷蛇。後必爲福。

紹聖中。陸農師曾子開。俱以曾預修神宗實錄。彼謫中書舍人。林希草詞云。謂爾同爲謗訕。則于今具橐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人以爲得實。

諫臣被黜。到任謝表。往往詆訐。傳獻簡知和州表云。以臣性本天成。惟朴忠之是徇。謂臣官有言責。蓋去就之當然。人以爲得體。

李復圭自慶州以軍變事左遷。知曹州。謝表曰。誤蒙恩制。更守陋邦。神宗赫怒云。曹股肱郡。乃爲陋邦。不

遜如此。乃知廣濟軍劉貢甫自修起居注守曹南。謝表云。潯淮陽者願留禁闥。厭承明者樂在會稽。臣不敢然。仕本爲祿。亦不足之語。但婉而成章耳。

陳瑩中初任潁州教官。韓持國爲守。開宴用樂語。左右以舊例必教授爲之。公因以命陳。陳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撰俳優之文。公不以爲忤。因以薦諸朝。

王韶由熙河帥入爲樞筦。與時相不協而去。出知洪州。忿躁不已。謝表云。爲貧而仕。富貴非學者之本心。與時偕行。功業蓋丈夫之餘事。又云。聖問有時或差。臣愚未嘗曲徇。乃出知鄂州。建中初。張文潛謝表用我來自東。彭汝霖論未表用我字。大無禮。引王韶故事。乞竄謫。魯公云。王韶聖問有時或差。乃不遜。我來用經語。恐不可罪。乃止。

何顥之斯舉。黃岡人道士冲妙大師李思立重建東坡雪堂。斯舉作上梁文。其略云。歲在辛酉。蔚爲鸞鳳之棲。堂毀崇寧。奄作魑魍之野。又云。冲妙大師前身化鶴。嘗從赤壁之游。故事博鵝。無復黃庭之字。數語皆警策。

蘇明允之喪。蒲宗孟爲會葬。致語云。漁釣渭上。韞六韜而自珍。龍蟠漢南。非三顧而不起。道將墜喪。天不假年。書既就於百篇。爵不過於九命。世以爲知言。

東坡啓云。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歎自蕩之波臣。或謂天雨流行。皆有來處。而滄溟自蕩。莊子本文無之。蓋謝眺辭隋王牋云。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海方春。旅翻先謝。

丁晉公在海外作陳情表。敍策立之勞。有云。臣有彌天之罪。亦有彌天之功。上於是徙公雷州。道州。復祕書監。光州居住。其謝執政啓云。三十年門館從游。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皇宋詩選

林敏功子仁。蘄春人。杜門不出者二十年。後以郡守舉其隱德。賜號高隱處士。視朝散大夫。敏功稱疾不受告。有旨。守令率鄉黨親戚耆老親臨勸諭。敏功不得辭。謝表略曰。自是難陪英嶺之游。奚敢妄意高尚之事。臥牛衣而待旦。寒若之何。搔鶴髮以興懷。老其將至。又云。守令親臨。賓友咸集。諭臣以雨露之澤。但可均霑。戒臣以雷霆之威。不可輕忤。

范純仁堯夫上遺表。其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萬里波濤。僅免江魚之葬。五年瘴癘。幾從山鬼之游。目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勉。或能親奉於堯言。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表既奏。蔡京用事。下有司欲罪其子。李端叔云。代作。遂廢錮終身。

張文潛不惟工於詩篇。尤精於四六。警句云。雖相聞雞犬。實一葦可航之川。而坐畏簡書。有其人甚遠之嘆。宗祀于明堂。既盡寧親之孝。大賁于四海。徧覃及物之仁。進而行乎本朝。爲君子使。居則蕭然一室。現居士身。訓五刑之屬三千。初非獲已。奪伯氏之邑三百。誰曰不然。

蔡京爲學士承旨。曾子開爲學士。曾子宣。韓師朴。並爲執政。一日。中使召京鎖院草麻。拜韓公爲左僕射。京欲探上意。徐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分作兩相之意。上曰。專任一相。翼日。京出言曰。子宣

不復相矣。已而復召子開。草曾公右僕射制。故其破題云。東西分臺。左右建輔。蓋有爲而發。

陳瑩中著尊堯集。累遭貶逐。蔡京再相。瑩中之子正彙告京。言語不順。父子追逮對獄。正彙以心疾竄海島。公移置通州。遇赦自便。謝表略曰。狐突教子。素有不貳之風。曾參殺人。寧免三至之惑。事旣匿而難曉。時浸久而益疑。制所深嚴。就逮於重江之外。獄辭平允。閱實於片言之中。尋沐寬恩。移置近地。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渚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擢髮不足以數臣之罪。瀝血不足以寫臣之心。

陳無已啓云。中山之相。仁於放鷹。亂世之雄。疑於食子。然屬鷹於秦西巴者。孟孫也。非中山相也。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爲魏將。食子徇軍功。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鷹翁。子昂徒見樂羊。中山事遂誤作孟孫。用山谷懷荆公詩云。啜羹不如放鷹。樂羊終愧巴西。又誤以西巴爲巴西。後山亦遂□□□之。

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栖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笑曰。誰教阿舅作。左右對掌書記田絢。上欲以翰林處之。論者以不由進士科。又無引援。乃止。侯鯖錄。

章惇元祐初。簾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州。錢穆父行詞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後見穆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雜職安敢輕行杖。

景祐元年。張唐卿勝賜恩澤。出身章服等制云。青衿就學。白首空歸。屢陳鄉老之書。不預賢能之選。靡務激昂而自勵。止期華皓以見收。仁宗怒曰。後世得不詒其子孫之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庠別進云。久淪窟穴。夙蘊經綸。鶯遷未出於喬林。鸚薦屢光於補校。縱轡誠虧於遠到。搏風勉屈於卑飛。上頗悅。玉靈清話。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爲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江鄰幾云上句楊大年酒令下句董宗旦對侯鯖錄

蔡天啓召試中書舍人故事宰相未上馬前限三步成天啓揮毫立就文不加點擬授節度使制曰鳴戲千里繆之毫釐朕不從中御也萬世垂之竹帛卿其以身任之張天覺讀之擊節稱美唐宋詩

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所御扇然丁晉公詩云屋可占烏曾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王元之黃州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詩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前輩不以爲嫌也能改齋漫錄

譚彥成追贈陳瑩中制云汲黯何爲坐息淮南之變鄭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葛魯卿制云夷攷平日素絲之節無聞坐廢累年白首之言猶在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度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在貞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浮溪始採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閒爲館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邁嘗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流落之孤蹤以德壽慶典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廣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頓遞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正元朝士動一時

既往之悲。主上卽位。明堂禮成。謝加恩表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虞卿以知紹興府進華文閣直學士。謝表曰。數甘泉法從之舊。真正元朝士之餘。單當淳熙中。雖爲侍郎。然一朝名臣尙多。又距今纔十餘歲耳。

容齋四筆

表章自敘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浮溪多用之。然須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爲合宜。東坡湖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討論。潁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汪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之本州。爲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椎鈍無它。故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故亟陞法從之班。爲汪樞密謝子自虜中歸。不令入城。降詔獎諭。謝表曰。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後。憐臣肺腑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羣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倩作文。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輒云。知臣察臣。真可笑也。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夢得數表不然。知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巴賓。不聞善最。恩私忽降。慶抃失容。臣某中謝。伏惟皇

（以下原缺二十二行每行十九字）

音容未遠。讀者哀之。

宋貺之父惠直爲江州德化簿。王彥昭渙之出帥長沙。郡守令作樂語以宴之。時有王積中者。知名士也。爲簽幕。亦俾預席。其中三聯云。少年射策。有賈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繼沈中丞之翰墨。從來汝潁之閒。固多奇士。此去瀟湘之地。遂逢故人。況有錦帳之郎官。來爲東道。且邀紅蓮之幕客。共醉西園。郡守讀之大喜。謂句句著題。薦于時相何清源。卽除書局。繼中詞科聲名籍甚。

朱弁字少張。晁以道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啓謝之云。事大夫之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六蜚在維揚。授閣門宣贊舍人。副王倫出疆。拘在虜庭。因王歸賚表于上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上。淚灑冰天。上覽之感愴。留匈奴十九年。紹興壬戌。始與洪忠宣張待制俱南歸。易文資。文公乃其族。旣卒。爲作行狀。尤忠簡作誌銘。葬于西湖之上。

蔡元長父子旣敗。言者攻之。不遺餘力。李泰發時爲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爲太甚。坐是責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彎弓之射。人以爲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

揮塵餘話。

（以下缺二十二行每行十九字）

書成。轉特進。制詞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祐之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祐爲哲廟。則了非本意矣。○

紹興十九年。予爲福州教授。爲府作謝歷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旣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至乾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謝歷。蒙其采取用之。讀者以爲用事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頃信乎不可不審也。

□□□□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惟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可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掾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乙集。顧雲編橐羅隱湘南雜橐。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行遣也。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云。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居霅水。累歷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效公方。儻聞佐理之能。豈慙超昇之獎。此牒今歲於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則掌書記所撰。殊爲不工。謂主簿爲印曹亦佳。

唐張鷟龍筋鳳髓判。無一篇可讀。如白樂天甲乙判詞。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怒。曷

陟屺之無情。辛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讎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著靡它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景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況血氣之旣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達貴。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舅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景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庶可同於束縑。○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背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

李元亮山房。公擇尙書族子也。崇寧中。在太學。蔡薤爲學錄。元亮惡其人。不以事前廊之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後復詣學道過和州。□□□□□□□□□□。既知其來。便命駕先造所館。元亮驚。□□□□□□。啓旦而往焉。其警聯曰。定館而見。□□□□□□。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摘讀嗟激。留宴連夕。餉以五十萬錢。且致書延譽於諸公閒。遂登大觀三年進士科。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虜。以淮甸賊起。除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行。成方與耿堅圍楚州。不克。唯命遂反。旆上疏言。李成以餽餉稽緩。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疏奏。高宗卽遣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遣持奏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達。忤宰輔意。以託事滯留。爲

罪特貶兩秩而許出滁陽路紹興十三年使回始復元官命作謝表其略云雖璽書賜報樂聞充國之建言而吏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書畢父兄復共議秦檜方擅國見此表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咎其略云徐偃出疆既失受辭之旨申舟假道初无必死之心

唐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鸞閣以龍門爲虬戶以金谷爲銑溪以玉山爲瓊岳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篠驂以月兔爲魄兔以風牛爲飄犢後進效之謂之澀體

文章叢說

□□□云陸士衡文章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論也文章无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老杜詩云句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句卽警策也

邵太史云王勃滕王閣記落霞孤鶩之句一時共稱之歐陽公以爲類俳可鄙然天高地迴覺宇宙之无窮樂極悲來識盈虛之有數其意義甚遠蓋勃文中子孫尙世其學耳

蒲傳正在翰林因入對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它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爲令東坡入翰林謝表曰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中書舍人繫紅鞵犀帶自葉少

蘊始見姚令威叢語而石林自記卻不及此

揮塵錄

元符末曾文肅公拜相弟文昭爲翰林鎖宿禁中面對諭旨文昭力辭上曰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已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文昭始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國朝以來兩家而已金坡遺事載錢希白爲文僖草麻雖云儀同鈞衡實未嘗秉政也

汪輔之熙寧中爲廣南轉運。蔡持正爲御史。撫其謝表。有清時有味。白首無成。謂言涉譏訕。坐降知虔州。後數年。興東坡之獄。蓋始於此。揮塵後錄

□□□秦會之罷右僕射制云。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又云。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終始待卿。斯無負君臣之義。此綦叔厚之文。褫職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任伯之文。綦謝姻家也。秦大憾之。亦不能深害。

政和初。黃冠用事。符瑞紛集。謂蟾蜍萬年。背生芝草。李諤守河南。得之以進。祐陵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稱賀。上表云。九天睿澤。普及含靈。萬歲蟾蜍。聿生神章。本實二物。名各一芝。或善辟兵。或能延壽。乃合爲於一體。尤特異於百祥。上命以金盆儲水。育之殿中。浸漬數日。漆絮敗潰。賸迹盡露。上怒。黜諤爲單州團練副使。謝表云。芹獻以爲美。野人之愛則深。乘輿而可欺。子產之智焉在。

朱新仲少仕王彥昭幕下。有代作春日留客致語云。寒食止數日閒。才晴又雨。牡丹蓋數十種。欲拆又芳。皆魯公帖與牡丹譜中全語也。彥昭好令人歌柳詞。又賞作樂語云。正好歡娛。歌綠樹數聲啼鳥。不妨沈醉。拚畫堂一枕春醒。皆柳詞中語。

晉陵簿父死。欲孫尙書仲益作誌銘。先遣人達意。云文成。縑帛良粟各當以千濡毫。孫欣然落筆。旣刻就。遂寒前盟。且作啓爲謝。孫報之曰。米五斗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雖無愧。